

随园散人◎著

# 当仓央嘉措 遇见纳兰容若

(仓央嘉措篇)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随园散人◎著

# 当仓央嘉措 遇见纳兰容若

(仓央嘉措篇)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仓央嘉措遇见纳兰容若:全2册/随园散人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2.8

ISBN 978-7-5133-0785-7

I. ①当… II. ①随… III. ①仓央嘉措(1683~1706) — 传记

②纳兰性德(1954~1685) — 传记③古典诗歌 — 诗集 — 中国 — 清代

IV. ①B949.92②K825.6③I222.7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54135 号

---

## 当仓央嘉措遇见纳兰容若:全2册

随园散人 著

责任编辑:汪欣

责任印制:韦舰

封面设计:红果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88310888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刷: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

开本:890mm×1260mm 1/32

印张:8.75

字数:150千字

版次: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33-0785-7

定价:35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# 前言 尘埃里的两朵花

如果你在不经意间推开历史的门，走进去，停步于三百多年前，你会蓦然间看到两个身影，孤寂而清俊，冷落而优雅，他们就像是沙漠中的两片绿叶，尘埃里的两朵花，盛开在那时恢弘的画卷、喧嚣的人海里。即使时空再遥远，你总能穿过历史的长河，清晰地看到他们，因为你的手中和心中，有他们的诗句和情怀。

从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西风悲画扇”到“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”，从“西风多少恨，吹不散眉弯”到“这一世，我转山转水转佛塔，不为修来生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”，两个生命，在各自的孤寂世界里，用最真的心性，最纯净的魂灵，刻画了同样深情、同样清灵的形象。他们，仿佛是两道清泉，从大青山岳一般的庄严与肃穆里流出，一直流到三百多年后，流到无数人的心中。

他们，一个是纳兰容若，一个是仓央嘉措。一个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侯门贵公子，一个是桀骜不驯的六世达赖喇嘛；一个是身处紫禁城而心向布衣生活的词人，一个是游走于布达拉宫与拉萨街头的活佛。他们身份不同，生命所系不同，但是却有着同样的

情衷，同样的诗性，同样的纯净与真实。

我始终觉得，他们应该在某个有微雨轻风的黄昏相逢过、对酌过，将各自的孤独和落寞、惆怅和感伤讲给对方听。我始终相信，他们会一见如故，因为他们是那样纯粹的两个生命。

可他们真的错过了那一世的相逢。纳兰容若离开尘世的时候，仓央嘉措两岁。他们仅有的短暂交集，是在彼此陌生的时光和纬度里流逝的。仓央嘉措只是看到了纳兰容若离去时的背影，可那一背影，却分明就像后来他的背影那样落寞。他们像是两颗星，一颗星已经寥落，一颗星开始绚丽，然后终于全部消失在夜空，留下一抹清丽的回忆。

在历史的河流中，他们似乎已经走远，可是在我们寻觅的心中，他们却近在咫尺，仿佛只需要一转念，一回首，就能触到他们的性灵。两个才华横溢的诗人，两个清凉孤绝的生命，经历了时间的磨洗，却仍然褪不去当初的光华，他们一直在这尘世绚烂着，如清荷、如秋月。

绝世的才华，以及绝世的情致，涤荡出那些动人心扉的文字，如细雨斜风般让人沉醉，却又如秋叶落阳般让人伤感。他们用自己所有的热情，在文字中徜徉，即使走出来的时候面容苍白。他们，像是两个精灵，在文字的丛林里奔跑，纵然迷失也快意。

因为，他们的文字，是用一腔的爱、一份深挚的情编织的，所以那些诗句能扣住我们的心弦，一次次让我们叹息。为爱而生，是他们共同的誓言。一个生命，若有爱，便不苍白。只是，他们那纯粹而深沉的爱，却被时光研碎了、冲垮了、淹没了。上天给他们无限诗情的同时，也给了他们难以承受的生离死别。把爱当做信

仰的两个人，就这样在离别的伤悲中以文字抚慰心灵，然后走向孤寂。

任何绝世的才华，都不能摆脱命运的无情。他们只是两个平凡的生命，当命运的寒风袭来，只能惊愕地望着天空，从悲凉走向更悲凉。但他们又极不平凡，他们是夜空最璀璨的星，他们是寒冬最鲜妍的梅花。

但无论如何，他们落入了那个时代，那样的时空。他们是命运樊笼中艰难呼吸、行走的生命，在自己的世界翩然独立，却又不得不以纯然的生命，陷身在尘世的纷扰与乱流里。他们只需要一个清静的角落，只需要一个心灵相通的红颜，可现实却给他们枷锁，锁住了他们一个轮回的梦。

一个在布达拉宫幽暗的灯光下，一个在威严煊赫的皇帝身旁，将思念、迷惘、寂寞、感伤，拼接成无奈，却又无法诉说，只能将一切怀想与感叹，赋予文字，交给远方。尘世的那些相逢，因此寥落不堪。

如果可以，他们宁愿只做最普通的人，过最平静散淡的生活。如果可以，他们一个会在江南的某个山水相依的村庄，一个会在门隅的那片自由天空，与心爱的女子，相守着，看日升月落，看沧海桑田，将那些珍珠般的岁月，用诗词的风雅连起来，系上爱恋，染上月光，缀上雪的轻灵、花的绚丽。

如果可以，他们只愿做一片云，自由自在，来去无踪。但他们选择不了命运，他们只如两个纯真的孩子，在三百多年前的大清王朝，在那个生命在权力与欲望中挣扎的时代里，苦苦寻觅一片自由的天空。但他心灵的净土，却又被尘烟尽数淹没。

对任何生命来说，命运的绳索都是冰冷的，难以摆脱的。他们可以在几百年后仍然被人投以仰慕的目光，可以在所有历史的风烟消散后，仍然清俊地站立在人们的视线里，但他们飞不出那时的命运牢笼，他们的性灵，被俗世的尘烟封锁着，只有他们的文字，深深浅浅、疏疏落落地敲击着每一个来者的心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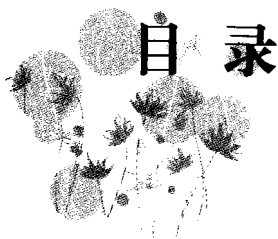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，诗人都是孤寂的，但他们的孤寂更有几分悲情在其中，所以更让人心痛。他们只是两个诗性的男子，如月光般皎洁清凉，却要在现时的旋涡里苦苦挣扎；他们只想与最爱的人过平淡清静的生活，却被命运切断了梦想。

他们至情至性，他们生如夏花。也许绚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，他们在最华美的年龄，书写了最华美的诗行以后，回归到了最初的宁静，留给我们无限的歆歆。

是他们，拨动了康熙年间乃至整个大清王朝冰冷的琴弦，让那段坚硬、纷繁的历史，绿意丛生。他们是两首诗、两丝风。他们是尘埃里的两朵花，清新、宁静、寂寞、悲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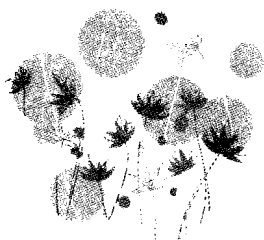
一回神，又是“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”，又是“安得与君相诀绝，免教生死作相思”。一回神，又是两个冷然的身影，在三百多年前，寂寞着，憔悴着，寻寻觅觅着。

他们是尘埃里的两朵花，任岁月如秋风吹过，在尘世的一角静静地开着，从不曾凋谢。



<b>序言 他一直在那里 .....</b>	<b>001</b>
<b>第一章 缘定此生不寻常 .....</b>	<b>004</b>
【寻找仓央嘉措】	
【走进雪域西藏】	
【杜鹃来自门隅】	
【云天下的初恋】	
<b>第二章 回身伫望野茫茫 .....</b>	<b>022</b>
【此生属于莲花】	
【回望前世背影】	
【走向历史旋涡】	
【人世这般荒凉】	
<b>第三章 宫墙万丈情何处 .....</b>	<b>044</b>
【那条迷茫的路】	
【孤寂布达拉宫】	
【最好不曾相见】	
【在迷惘里寻觅】	
<b>第四章 醉卧凡尘夜未央 .....</b>	<b>059</b>
【放浪形骸何妨】	
【世间最美情郎】	
【相逢何须归去】	
【风波从未停止】	





**第五章 痴念情郎思欲绝 ..... 072**

【诗寄佳期如梦】

【直面宿命繁芜】

【只死别不生离】

【住进你的心里】

**第六章 斜阳尽处看无常 ..... 088**

【来路不堪回首】

【在风雨中静默】

【暗潮中自飘零】

【争斗不如放下】

**第七章 不朝白云问来去 ..... 101**

【他非独自前行】

【青海湖的归途】

【像谜一样存在】

【他是六世达赖】

**第八章 只向莲花觅佛光 ..... 118**

【重生即是永生】

【阿拉善的神迹】

【归去已属莲花】

【缘信佛不信我】

## 序言 他一直在那里

他在风雨中。

他在孤寂中。

他在情衷里。

他在佛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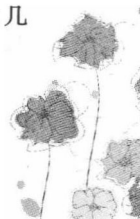
他是谜，谜一样地生存，谜一样地爱恋，谜一样地来，谜一样地去。

他是传奇，把绮丽的人生隔成两段，一段向着佛前的莲花，一段向着月下的红颜。

我们无法解开他的谜题，因为隔得太远，隔着云，隔着风，隔着轮回，隔着沧桑。可我们怎能不穿过历史的迷雾，走近他，聆听他，解读他？

他在西藏，在布达拉宫，在人间的天堂。

他就在天堂。他在佛的莲花上打坐诵经，在那或昏暗或明亮的佛灯前破解人世的悲喜浮沉。他就在天堂，在爱的无上天堂。他把所有的浪漫、深情、风流、俊雅，赋予初见时便即欢喜的几



个女子。每一次，都无比诚挚，无比郑重地交出自己，即使要因此面对一切的冰刀雪剑，即使他的另一种信仰可能因此荒芜。

他就是这样，在梦里，在风里，在甜蜜里，静静地守着爱的信仰，深沉却又恰到好处，绝不将纯粹的爱玩味在现实的流俗中，变成红尘里的蚊子血。于他，爱即是爱，没有别的。遇到你，我欢喜，你亦欢喜，如此而已。若得相守，便是千百年的夙缘，便能不负那些春花秋月。

追寻他，钟爱他，恐怕大抵都要从他那些美得让人绝望的诗句开始。

那一月，  
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，  
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

那一年，  
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，  
不为覿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

谁说这不是最远的情路上最深的告白？不是因为西藏太远我们才够不到他，不是因为历史太渺茫我们才触摸不到他，而是，那一纵然夕阳西沉也默默伫立在最初等待热情里的魂灵，让我们的心弦颤动得太久，太深刻。

我们必须用最细腻、最温情的心思和态度来读他、询问他。那些诗句，那些情，那些宽阔的思念和领悟，只有放到最清澈的

湖里，或者最轻柔的云，才能显出那份深刻和宁静来。

在尘埃里，在人寰里，在谜题里，有生无死，有爱无恨。在人间走一遭，也便是走了几千年；在尘缘里爱一回，也便是爱了几千回。心中永远是莲花一瓣，将那最深最痛的爱化作露水，便塑造了一种永恒：不负如来不负卿。

三百多年了，历史的烟尘湮没了太多东西，却将一个清晰而丰满的形象，刻在无数膜拜者的心中。深情，就深情得落落大方；超脱，就超脱得无影无踪。如此，我们只能将心底那根莫名的长线，系向三百年前布达拉宫前的云月上，夜深的时候，静静倾听，倾听久远的他的声音和他的爱。

可是回眸间，蓦然发现，他就在那里。

他一直在那里，不来不去。他是仓央嘉措。



## 第一章 缘定此生不寻常

### 【寻找仓央嘉措】

仓央嘉措。

如果你曾为这四个字悸动过、叹息过、寻觅过，那么，你必定已经领悟，这不仅是一个名字，这是佛，是情，是信仰，是千万种追寻的极点，连历史的迷雾也掩不住那份光华。

只是轻轻触摸这四个字，但凡你心弦不是太紧或者太硬，你就会把心底的温柔诚挚地奉献，然后在他的迷蒙却宽广的世界里转一回、思一遭、醉一次。

仓央嘉措。他是活佛，是六世达赖，是雪域最大的王。

可如果没有爱，没有那些绝美的情诗，没有那些经历几百年仍旧清晰、深刻的情怀，那么这个名字必定不会这般迷人。

可是，他做到了。从活佛，到痴情人；从西域最大的王，到世间最美的情郎；从灵透深沉的佛经，到清婉动人的诗歌。一次次，他给这繁芜的世间，无限惊喜、无限眷恋。

布达拉宫，那神圣，依旧让万千人心驰神往，那么，你不能忘记，几百年前静坐在里面，将这世间一切参透，将一切交付如

来，却又至情至性，于黄昏月下、和风细雨中，将一腔深爱交给所爱之人的他。

他的爱，如同他对佛的敬仰一样，没有保留，没有渣滓。爱就是爱，天崩地坼却又演变得温和而安详。

曾虑多情损梵行，入山又恐别倾城。

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

其实，我没有勇气写他，我的笔触恐怕点不到他三百多年前深邃眼神里的光芒，也触不到他佛性、智慧、通达、执爱纵横交错的宽达广智。我只能用粗薄的文字，为他的生命，为他壮丽的人生，做一个简单的概括。或者，随着无边的思绪，与他一起，于繁华处，静听、深思，从静寂走到静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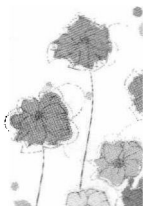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就随着他的那些诗句，随着几百年后仍旧摇曳着的风采，缓步回到那里，那个幻梦一般的地方，靠近他，但不要逼视，谛听他，但不要妄想。

最好，踩着斜阳，沐着细雨。最好，顺着那条遥远的光芒，一路坚定地匍匐过去，如朝圣一般。

## 【走进雪域西藏】

佛光穿过无边的苍凉

有一个声音幸福安详



清晨我挥动白云的翅膀  
夜晚我匍匐在你的天堂  
生灵顺从雅鲁藏布江流淌  
时光在布达拉宫越拉越长  
无边的草原放开怀抱  
我是一只温顺的绵羊  
我要去西藏  
仰望雪域两茫茫  
风光旖旎草色青青  
随处都是我心灵的牧场  
我要去西藏  
仰望生死两茫茫  
习惯了孤独黑夜漫长  
雪莲花盛开在我的心房

西藏。

这里是人间，这里不止是人间。这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。

这里，天就在山顶，云就在山坡。

雄鹰、雪山、信仰。一首首激越辽阔的歌，把这里的一切推向灵魂深处，推向更远的远方，在那里，孕育出久远的豪放、悲壮与苍凉。

人类对征服和控制充满兴趣，为此甚至不惜一切，却很少花时间去探寻自己的本心，所以会在大多数时间里陷入空虚、麻木、迷惘之中。希望、梦想和野心，似乎能带给人们快乐，实际上却

带给人们痛苦，就好像一杯盐水，只能让我们变得更加饥渴。

纯净灿然的笑容，与欲望无关的快乐，没有被所谓文明迷惑的眼睛，没有蒙上尘埃的心灵……当越来越多的人对灯红酒绿的生活深感厌倦时，他们越来越喜欢将自己投身在西藏，投身在这片蓝天下的静谧大地上。去西藏的人，大抵都是带着一种近似膜拜的心理，不仅膜拜那些山岳，也膜拜那里的生命状态。人们把西藏称作净土，希望能在那里洗去一身的尘埃，与佛结缘，暂别尘世的纷扰。或者，干脆忘掉自己，让一切归于最初的宁静。

当然，这是一个以信仰生存的神奇地方，神鹰、经幡、玛尼堆，和那些朝圣者无怨无悔的身影，组成这里的思想，纯粹而深邃。

走进西藏，带着尘世的烦扰；而当你从这里走出，就像经历了一次生命的洗礼，轻松而淡然。倘若依旧没能抖落一身的尘埃，那是你没有走入西藏的深处，没有从那里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中体味到生命最本源、最至纯的东西。

从远方来，回远方去。经过西藏，生命就有了庄重感。

那一天，

我闭目在经殿香雾中，

蓦然听见你诵经中的真言。

那一月，

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，

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





那一年，  
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，  
不为覿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

那一世，  
我转山转水转佛塔啊，  
不为修来生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

……

第一次看到这些词句的时候，心在瞬间就开出无边的荷花，因为它美得凄绝。只要看到，就能如清凉的雨滴倏地滴落在心间，一瞬间就跌宕开来，从寂寥的心门，到宽阔的人间，生出自然而然的宁静和纯粹来。

这是朱哲琴的《信徒》。恐怕只有身处西藏，把身体、灵魂都交付给那片神圣的土地，才能从这音乐中听出生命和信仰的原汁原味来。何训田的歌词，从容而舒缓，像一个坐在西藏阳光里的老人，拉着古老的扎木聂，缓缓讲述一个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故事，将前生后世里的孤单长路漫不经心地拉出来。匆忙赶路的人们都停了下来，静静听他讲述。故事讲完了，阳光温暖，岁月正静好。人们各自分散，去往四方。朝圣的信徒用身体丈量大地，他们还要走遥远的长路。

朝圣的藏民，携儿将女，每走几步，就伏倒尘埃，五体投地，虔诚地磕下等身长头。一瞬间竟如重石撞击胸口，泪水刹那滚落，